

第一章 海 归

这是个初秋的早晨，天高气爽，杨毅特地选择步行上班就是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重新回到不用躲躲藏藏的常人生活。过去一个月里他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太多。颇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现在他踏踏实实地走在路上，不禁由衷感叹生命的可贵。经历过死里逃生的人，能看淡平常生活中的的是是非非。杨毅目前正处在这种境界。平常让他觉得嘈杂不堪的人流，车流，此时看起来是那样充满都市气息。喧嚣的喇叭声及混合其中的自行车铃声，如今听起来恰似雄壮的城市交响乐。他第一次庆幸他又回到了这个生他养他的城市——海德。他已没有了那种阔别多年后重归故土的迷茫。他不知道是自己经过大风大浪后精神得到了升华，还是生活本来就是那样美好而自己却不曾珍惜。

海德市是北方一个新兴的城市，新市委领导班子大力致力于改造市容，创造优越投资环境，把海德建成无工业、无污染的金融中心。经过十多年的潜心建设，海德称得上是全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市中心林立着现代、明亮派的高楼大厦，市内到处延伸着整洁、美丽的林荫道。随处可见绿草如茵，喷泉与雕塑更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点。市郊的别墅、高级公寓更使得这个城市吸引着无数名人雅士。

不知不觉中，杨毅已走到了健安人寿的大厦脚下。他没想到平时开车都需要 20 分钟的路，步行居然 45 分钟就到了。就在他刚要步入健安人寿的大门时，忽见王生才正低头匆行，离他近在咫尺都不会抬头打声招呼，只顾径直往前走，逼得杨毅不得不放慢脚步给他让路。难怪人们给王生

他跨进精算部大门时大家又该惊讶成什么样子。

电梯在 12 层停了下来。当他再次看到“精算部”三个大字时，心中感慨无限。就是在一年半前他第一次跨进精算部的大门，坐上了精算部经理的宝座。他是健安以海外纳才的方式招聘的第一个海归经理。后来健安因采纳他的建议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其更加有效地运转，知名度大大提高，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升。风险降低，回报增加。这使杨毅不仅在健安，甚至在海德的整个金融保险业都成了知名人物。

杨毅受聘于健安精算部经理，缘于 2003 年底中国海外精英招聘团在美国华盛顿 D.C. 举行的招聘会。健安派了副总刘向平和人事部经理蔡健前往纳才。杨毅去这个招聘会只是抱着看一看的想法，他在这之前也去过其它类似的招聘会可收获不大。那些来招聘的人与其说是为国家招回栋梁之才，还不如说是公费旅游。招聘会如同虚设，仅是应景而已。而这次杨毅没想到他与健安的副总刘向平谈得十分投机，健安提供的工作待遇都很让他满意。其实杨毅早有回国发展的打算。他知道精算这行业在国内可算是凤毛麟角，潜力无穷。凭着他精算专业研究生的学历，5 年精算师的经验，及“北美精算师高级认证”的头衔，回国定大有作为。此外，他在美国的工作签证还一年就要到期了，而他的绿卡却还遥遥无期。基于这诸多考虑，他在积极找机会回国发展。健安提供的条件待遇和工作前景对杨毅有很大的吸引力。经过认真考虑他接受了接踵而来的两次和健安的正式面试。击败了三个竞争者之后他终于被健安录用了。于是他就顶着这金光灿灿的“职业精算师”的头衔堂而皇之地海归了。他明白这也意味着他的美国梦就此画上了句号。

杨毅到健安报到时第一个碰上的就是方琛。他一下就被她的美貌和脱俗的气质所吸引。他们一起上的电梯，当时方琛正和身边的一个小伙子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什么，根本没有注意到杨毅的存在。可他身边的那个小伙子却向杨毅投来深深的一瞥。杨毅报以点头微笑。电梯在十二层停了下来，杨毅目送着两位年轻人下了电梯，他的目光始终跟随着那漂亮的身影，直到关上的电梯切断了他的视线。

杨毅刚一迈进人事部的大门，人事部的经理蔡健就满面春风地迎了

上来。稍作寒暄后，杨毅在蔡健的陪同下又登上了电梯来到了第12层。“精算部”三个大字赫然入目。一进屋，蔡健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向大家介绍了杨毅，然后又把众人一一介绍给他。当蔡健介绍张晓波时，杨毅马上认出这就是电梯上的那个小伙子，在含笑握手时，他说了一句：“刚才见过面了。”蔡健又把他带到方琛面前。其实他早已在这十几个人中找到了她的身影。他向她伸出了手，当他把她纤细的手握在自己手中时，心中掠过一种说不出的美好。方琛报以礼貌的微笑，轻轻说了声：“你好。”站在方琛旁边的是精算部的另外两个女士：陈然和邢秀丽。当杨毅把手伸向邢秀丽时，邢秀丽眉飞色舞地说道：“欢迎您！杨经理！”这一声说得一半人都起了鸡皮疙瘩。

之后，杨毅向大家做了简短的讲话。5分钟后，大家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随后的两个星期，杨毅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他对自己部门里的人也大致有了了解。他注意到邢秀丽、张晓波和刘伯先的业务能力最强。他们拿下职业精算师的认证指日可待。

这是6月初的一个星期一，就在刚过的这个周末，一年两次全球范围的精算考试刚刚结束。杨毅一开完早晨的经理碰头会就赶着去慰问刚考完试的精算师们。刚刚走到组里他就听见有人正轻声哼唱着祝酒歌：

“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来来来来……”张晓波正喜滋滋地一边敲着键盘，一边不自觉地哼着这首家喻户晓的老歌。虽然脸上仍然挂着两个星期昼夜奋战的疲倦，但张晓波的嘴边却浮着过五关斩六将的得意。张晓波刚考完精算第七级，从他所唱的歌曲就能猜到他又一次轻松过关。再考三级他就能拿到“职业精算师”的认证，要知道，全中国横竖扒拉来扒拉去，也不一定能凑出二三十获此殊荣的人。更何况，精算师长工资是按考试升级算。每过一级长一次工资，随着考后几级的难度增大，长工资的幅度也随着增大。

坐在张晓波斜对面的是岩永胜。岩永胜也是健安的精算师。与刚到健安一年多的张晓波不同的是，岩永胜已在健安工作七年，这七年中被精

算考试折磨得快要磨刀自刎，本来嘛，精算这东西本来就不是老岩的强项。岩永胜从进健安到现在总共才考过三级，而且每考一级，都像金蝉脱壳——扒了一层皮似的。不是有意夸张，岩永胜光考第四级就考了四年，每年都有两次考试机会，他是每次都去考，可每次都考不过。莫非这是由于四和死同音所至？不然为什么就死磕在这第四级上了呢？岩永胜本来是学饭店管理的。很久以前的一天，他不知是从哪位老兄那里听说精算师是目前国内最受尊敬，挣钱最多的行业之一，比起饭店管理不知要贵族多少倍，于是他就起了非分之想，立志要做那人上之人。老天有助，在大学毕业后干饭店领班的业余时间里，岩永胜头悬梁锥刺骨地狠命突击了半年，竟然鬼使神差地考过了精算第一试，而后竟凭着这股惯性挤进了健安人寿精算部，开始了他滥竽充数的崇高的精算生涯。职业是崇高了，可老岩生理上和精神上所受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每次考试，对于老岩来说真好比考大学一样紧张。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伏案苦读早已把他熬得面色青灰，眼皮浮肿，可每每换来的确是那张措辞委婉但却残酷无情的“未通过”通知单。这张纸的到来就像判决书一样压得老岩喘不过气，他也更加郁郁寡欢。

听着这次庆胜利的曲调，岩永胜气不打一处来，可又实在无缘发作，心里狠狠地骂着：干什么杯？！脸上却挤出笑容说道：

“小张啊，又拐调了。”

“啊？又拐了？”张晓波停了下来。瞥了一眼岩永胜那神情不自然的脸，突然想起老岩也刚考完试啊，看他那雨后晴不了的脸就知道，准又没考好。本想安慰老岩几句，可一张口，音却跑了调。比讽刺还难听：

“呦。老岩，您这次一定考过了吧。”

“啊？考什么？”老岩装傻。

“哦，没什么。”张小波后悔口无遮拦。

“嗯，你是说考精算吧。嗨，倒霉透了。还说呢，我那破夏立，开到半道爆胎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可急死我了。没办法只好罢考了。唉，练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不，复习得再好也没用。”岩永胜一边做无可奈何状地说着谎话，一边瞟着张小波窥探着他的神情。

“唉，这太可惜了！”张晓波一脸同情状，可心里却嘲笑道：哼，你们家那车一到考试准爆胎。

可不，老岩也许自己都不记得了，前三次考完试他也是告诉别人他没考，理由都是爆胎。这在精算部门里都成了典故了。

张小波虽说心里暗笑，可脸上却做出一副同情状。虽说张晓波不轻易得罪人，但你千万别惹着他，从他那张嘴里横飞出来的话能活活把你噎死。虽然他的人缘在公司里上上下下有口皆碑，但在他那谦和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狂傲的心。他毕业于北大数学系。考精算对他来说可算是小菜一碟。张晓波从不张扬，他深知山外有山。可他也从不服输，于是这个刚刚海归并当了他的顶头上司的杨毅便成了他暗暗竞争的对手。

杨毅听了张、岩二人的对话后，为了不再让岩永胜难看，他没再问候大家考得怎么样，而是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张晓波观察到自从杨毅上任以来吸引了不少公司里未婚少女的眼球。而杨毅看方琛的眼神张晓波尤其敏感。

于是，这天中午，张晓波约方琛一起出去吃饭准备刺探一下敌情。张晓波边走边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哎，你觉得咱们这个杨大经理怎么样？”

“嗯，还行吧，刚两个星期谁看得出来啊！”方琛实话实说。

“倒也是。可自从他来后，咱们公司未婚女士的上门率大大提高。”

“什么上门率？”方琛故作不解地问。

“就是往咱们部门跑啊。”

方琛笑了。

“你还挺能观察的。”

“本来嘛。没听说么？男人四十一朵花。咱杨大经理现在正值花季啊。又成熟，又有魅力，口袋里又有钱，真正的钻石王老五。怎么样？你没想去套套瓷？”

方琛当然明白张晓波说这番话的用意，于是她也就将计就计，看张晓波到底会有什么反应，她提高嗓门说：“当然想套了，谁不想跟头儿套近乎啊？要不是我现在已有男朋友了，说不定我还会追杨大经理呢！”

果真，方琛的这番话噎得张晓波没了下文。张晓波暗想：小姑娘，你就厉害吧，早晚有一天我非把你撬过来不可！张晓波自己也纳闷怎么自己会这样执著地爱一个女孩儿，甚至到了死皮赖脸的地步。自从认识方琛以来，张晓波的眼里再也装不下别的女孩子。尽管有不少女孩儿向他暗送秋波，或干脆穷追不舍，张晓波都能做到千年磐石不为所动。他还曾跟几个哥们儿立下豪言壮语：一定把方琛“拿下”。

方琛很明白张晓波在追她，尽管她多次向张晓波声明自己已有男朋友，可这不仅没有让张晓波知难而退，反而更激发了他的斗志。方琛只好听之任之了，她其实也很欣赏张晓波的为人，所以她一直把张晓波当做好朋友。

方琛出身于一个艺术世家。她的父亲是著名油画家，也是美术学院的教授，母亲曾是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至今已在音乐学院任教多年。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她对棋琴书画都略有所通。可她既不想成为一个画家，也不想当音乐家。在她考大学时，命运让她在大学志愿表上填了工业大学的制冷专业。果然她被录取了。自然，四年读完后，在这种以商贸金融为主导的经济形势下，方琛很难凭所学专业找着工作。于是她在家闲散了一年。第二年，经父亲好友现任健安老总赵学谦推荐，方琛进了健安精算部。就这样方琛成了名不符其实的精算师。可她的到来给这死气沉沉，到处都堆着数字、公式的精算部带来了一片彩云。其实在方琛之前，精算部已有两位女士加盟，陈然和邢秀丽。陈然虽端庄淑隽，但早已名花有主。而邢秀丽虽如今仍单身一人，但其大小姐的长相让众男士望而却步，敬而远之。于是方琛的到来，精算部马上形成了众星捧月的局面。自然方琛就是那被高高捧起的月亮。

张晓波和方琛轻车熟路地走进了“蜀香缘”。这是一家川菜馆，坐落在“一揽香”美食街的最好地段。这条美食街又位于金字写字楼群里。能在这条街上开餐馆的人都算捧上了金饭碗。无论是午餐还是晚餐，顾客都是络绎不绝。

张、方二人点了红油土豆丝和夫妻肺片两个开胃菜。夫妻肺片是张晓波点的。只要他和方琛来“蜀香缘”他必点这道菜，意有所指。二人

第二章 巧 遇

杨毅上任3个月以来，他重新改组了精算部的结构。他把人员分成保险备用金组和金融投资组。这种结构使得部里人员分工明确，每个成员责任鲜明，从而使得整个部门更加有效地运作。杨毅的威信也随之在公司上上下下建立了起来。

杨毅住在翔云公寓。这是一座高档次的公寓楼。健安在这座公寓楼里拥有两所套房，杨毅住的就是其中的一所。翔云公寓内设有健身房，游泳池，桑拿浴，保龄球馆，洗衣店，和闻名遐迩的“清泉”茶屋。大楼一共有16层。两个单元，两部电梯。每单元一层仅有两户。

自从杨毅住进107号房间以来，从未见到对门108号的住户。这使他不免觉得这一点很像美国，上班出门，下班进门，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这天晚上，杨毅有个老同学聚会，他来到洗衣店来取洗好的T恤。他一进门就和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打了个正面，那女人正好取了衣服要出门。他们彼此打量了对方片刻，仿佛都在确认是否曾见过对方。在他们擦肩而过时，那女人冲杨毅微微一笑，抱着衣服走出了洗衣店，身后留下一抹淡淡的清香。杨毅也抱以礼貌的微笑，不自觉地朝那留香的背影再望一眼。女人很漂亮，穿着既入时又大方。可让杨毅感触最深的并不是这女人的容貌和穿着，而是她那诚挚，聪慧，敏锐的眼神。这个女人是谁？怎么从来没见过？杨毅边想边取了衣服离开了洗衣店。

一连一个月过去了，杨毅再也没见到那个女人，渐渐地把她忘却了。满心还是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方琛。

“没有，我们早离了。”杨毅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呦，老兄，没想到你也赶起时髦来了。你和王茹当年可是才子佳人，模范夫妻啊，怎么说离就离了？”

“一言难尽啊。”杨毅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么说吧，好山好水好风光，可这好男好女就不见得能组成一对好夫妻。”

“精辟！”刘杰在旁发出由衷的感叹。

“哎，我说刘杰，你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精辟什么呀？你可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呀。”娄幼明佯装不满。刘杰一脸苦笑地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老娄，看样子你还真想到围城里来转一圈。好吧，我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你句忠告：即使你将来结了婚，别管你结了很久，都要以将要结婚的心态和你老婆处。千万别一点距离都没有。适当的距离可使彼此互相尊重，互不相扰。而且一定要保持人格及思考的独立性，互不侵占。否则，陷入锅碗瓢盆大战不说，婚姻也彻底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的美好。婚姻是什么东西？它可是美酒，也可是毒药。要是一不小心把它变成了毒药，它可把王子变青蛙，淑女变泼妇。”

“精辟！”杨毅点头称是。

“呦，你们这是一唱一和呀！看来你们俩都是青蛙没跑了。”娄幼明坏笑着看一眼杨毅又瞟一眼刘杰。

“老娄，你先别笑，像你这样天天歌舞升平的，婚后你变成一个癞蛤蟆都不稀奇。”刘杰一句话引来三人哄堂大笑。

“刘杰，你先别挤兑人。我这是没遇见合适的。如果哪天我遇见一个合适的，我非把她当女皇供……”忽然娄幼明收住话头，眼睛呆呆地望着门口，半天收不回来。杨毅和刘杰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他们同时看见了一个轻盈洒脱的身影，一个秀美脱俗的面庞。对于杨毅来说，这个身影，这个面庞，熟识得不能再熟识了。他没想到此时此刻他会在这里遇见方琛！方琛正满脸幸福地挎着另一个男人的手臂。自然那个男人的脸上就成了诸位男士目光的众矢之地。那是一张英俊的脸，有着鲜明的轮廓和深邃的目光。那男人显然意识到周围射来的“双双利箭”，脸上浮出不言的得意。

杨毅很惊奇沈荷会知道精算师这个行业。很多从事金融保险行业的人都不见得清楚精算师是做什么的。

“是的，是要考十级试。看来您对精算这行还挺了解，请问，您在哪里高就？”

“我在……”

正在这时沈荷的手机响了。沈荷没有继续说下去，她迅速地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轻声一句对不起，起身朝门口走去。稍顷，沈荷回到桌前面色有些沉重地匆忙道：“杨毅，很高兴认识你。我们有机会以后再聊吧。我有些累了，先上去休息了。”停顿了一下她又说：“我们以后电话联系吧。”

说完，她匆忙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了顺手拈来的餐巾纸上递给了杨毅，杨毅也给沈荷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起身说道：“不早了，我也不多待了。”于是他和沈荷一起走出清泉不约而同地朝同一个电梯走去。他们一起步入电梯后，杨毅一边问沈荷要去哪一层，一边正准备按亮电梯的按钮。当沈荷告诉他要去10层时，他愣了一下，他这才意识到原来住在他对门公寓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沈荷。当他们下了电梯，杨毅再次礼貌性地把手伸向沈荷说道：

“沈小姐，真是幸会，没想到我们还是邻居。”沈荷也很意外，她握住杨毅的手微笑地说：

“真是太巧了。杨毅，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今后会常见面的。”

而后，二人互道晚安，各自进了自己的公寓。

杨毅不知道是因为喝了茶太兴奋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他辗转反侧睡不踏实。他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一遍遍穿插着晚上出现的情景。方琛的背影，娄幼明洋洋得意的神情，以及沈荷坦诚的目光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穿梭着。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就在他似睡非睡之际，“砰砰”两声把他从似睡非睡中唤醒。他睁开眼睛，眼前漆黑一片，四周寂静如初。他想大概是自己做梦吧。他再次闭上眼睛后昏昏沉沉地很快进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强烈的敲门声再次把他惊醒。他睁开眼睛发现天已大亮。敲门声十分急促。他急忙披上衣服，打开房门。

站在他面前的是两个陌生人，满脸严肃地看着他。其中一个年岁稍长

的人向他亮了一下手中的证件，威严地说：

“你是杨毅吗？”

“是。”

“我们是警察。你对门公寓里发生了枪杀案，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什么？！”杨毅难以置信。越过两位警察的身影他看见对面公寓门大敞，几个人正从对门里出来。他们有的穿着警服，有的穿着便衣，每个人都戴着白手套，面孔严肃。他突然想起昨天夜里和沈荷的意外邂逅。

“怎么？沈荷出事了？”杨毅脱口而出。

“你是说 108 号房间住的人名叫沈荷吗？是男人还是女人？”警察追问。

“是女人。”

两个警察互相对视一眼。

“怎么？她出事了？”

“不，死者不是她，她是本案的重要嫌疑人。”杨毅难以置信警察的推测，他无法想象那张美丽的面庞和诚挚的目光会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他的直觉告诉他沈荷不可能是杀人犯。

“我们需要你向我们提供一下 108 户主的情况，比如：年龄，容貌特征，以及你最近一次见到她的时间、地点。”

杨毅一五一实地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但却不由自主地把最近一次见面说成了 1 个月前在洗衣店。年长的警察眼睛一眨不眨地听着杨毅的叙述。另一个警察做着笔录。

“昨天夜里你有没有听见两声枪响。”警察再次发问。

“昨天夜里……”杨毅搜索着他的记忆，他突然想起把他惊醒的“砰砰”两声。于是他向警察做了简单的描述。

“枪响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其他动静？”

“没有。”杨毅回答。

“好吧，谢谢你协助我们工作。”说着年长警察递给杨毅一张名片。

“如果你想起有什么补充的，或发现沈荷的下落，请及时和我们联系。”

绝了所有邀请。他实在没心情赴邀。就这样他独自一个人，一种地来到了星期一。他期盼的那个电话还是没有来。

星期一一大早杨毅就去上班了，他是第一个到办公室的。看着人们陆陆续续地走进办公室，他的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想想前两天所发生的一切，简直像梦一样遥远而不真实。早上9点半，他准时来到了会议室参加每周例行的经理碰头会。每次会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公司副总刘向平亲自主持会议。参加者都是公司各个部门的经理。刘向平首先传达文件及公司的各种决定，然后听取各个部门经理的汇报，最后共同讨论各个部门存在的问题，集思广益，找出解决办法。在这次会议上，刘向平给予杨毅很高评价。他很赞同杨毅对精算部的改组，同时也要求其他部门提高办公效率。正当杨毅介绍他的改组方案和随之产生的利弊时，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随着一声：进来！精算部的秘书小金探头进来，满脸歉意道：“对不起，打搅了。杨经理，有人找。”众人把目光投向杨毅。

“找我？什么人找我？”杨毅有点诧异，“我在开会，让他等等好吧。”小金没有回答，面露难色地不肯离去。她的眼神里明显地有着某种暗示。杨毅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看着刘向平自我打着圆场道：“刘总，我先出去看看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马上赶回来，请其他部门的经理先谈吧？”

刘向平手一挥，“没问题。有事儿你先去忙。下次再谈也不晚。”

一出会议室门，杨毅马上从小金口里得知来的是两名警察。杨毅马上回忆起了前天早上的那一幕。心中很是不快，同时也有些惴惴不安。心中暗暗骂道：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别人非得认为我犯了什么事儿了呢？可他的脸上却一副吃惊的表情。“警察？找我？搞错了吧？！”说着，他已看见了那天盘问他的那两个警察。好在，他们给他留了面子，都穿着便衣。

杨毅把二位警察请进他的办公室后顺手关上了门。

“二位请坐，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那个曾递他名片名叫李明的警察严肃而不失礼貌地说：“我们还是要和杨经理再核实一下案发当天的情况。您上次提供给我们的情况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们需找您进一步核实，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当然，当然，一定尽力。”

“好。杨经理，请您再次回忆一下您最近一次见到沈荷是什么时间？”李明单刀直入。杨毅当然明白警察戳穿了他的谎言。他知道他在毫无反应时间而又想袒护沈荷时撒了一个低级的谎。杨毅沉吟着，但他的沉吟马上被警察打断：“如果杨经理记不得了，我们可以给您看一下翔云大厦的保安录像。”

“不用了，我的记性还没那么差。”杨毅知道他躲不过去，再者说，他光明正大，又没做违法的事，犯不着躲躲藏藏，“我最近一次见到沈荷就是在上星期五的晚上，不，确切说应该是在夜里，我记不清时间了。”

“什么地点？”

“清泉茶室。”

“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形？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当时，我刚从梦吧和几个朋友看完足球回来。我多喝了几杯，胃有点不舒服，就到‘清泉’要了杯茶解酒。这会儿，沈荷走了进来。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打了个招呼，随便聊了两句。前前后后不到5分钟。后来她说她要回房间休息了，我们就一起上楼了。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住对门。”

“你们都聊些什么？”

“不大记得清了。我们这是第一次交谈，我看她提了一个旅行包，就问她要到哪里去旅游，她说她刚出差回来。”

“去哪儿出差？”

“她没说，不过我看她的行李签上写着沈阳到北京。”杨毅回忆道。

“你确信上面写着沈阳？”李明追问一句。

“是的，没错。”

警察听完杨毅的叙述，继续问道：“从录像上看，沈荷曾到清泉外用手机打电话，这是在你们见面之后吧？”

“是的。”

“你有没有听见她给什么人打电话？她说了些什么？”

“准确地说沈荷是接电话，而不是打电话。我没听见她说些什么。不过，

死里逃生。”

听了刘半仙的一番话，众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语。

“死里逃生？哪有那么凶险？你也太耸人听闻了吧。”陈然打破了沉默。紧接着众人七嘴八舌地齐轰刘半仙儿胡说八道。

“你看，你看，你们还不信。你们都忘了上次晓波为救方琛在“蜀香缘”和人打架的事了？”刘半仙儿为自己辩解。

“那只是巧合。”众人仍围攻。

“好，就算那是巧合，不过，据方琛的生辰八字上看，她命里有小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邢秀丽不爱听了。办公室里谁都知道她平时和方琛最不对付。虽然方琛从未得罪她，但方琛的美丽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办公室的每一个男性。更别提张晓波了，整个一个俘虏。邢秀丽嫉恨方琛把男人从她的身边抢走了。她时不时地还会在背后诋毁方琛。不是说方琛工作不上进，就是说她招蜂惹蝶。可她对方琛的抱怨，不仅没有招来人们对方琛的蔑视，反而使大家更加袒护她。邢秀丽得到最多的一句回应就是：谁让人家长的漂亮呢？！这句话简直没把她活活气死。而刘半仙儿如今说方琛身边有小人，邢秀丽自然敏感。

“嗨，你信他的呢？”陈然再次出来解围，“半仙儿有一天还说我能中百万元大奖呢，害得我买了30块钱的奖呢，结果你们猜我中了什么？”

“什么？！”众人齐问。

“擀面杖！”众人哄笑。邢秀丽的脸上也自然了许多。人们又你一句，我一句地边吃边聊，一直到了9点半左右，宴终人散。像往常一样，张晓波提出要送方琛回家，方琛没拒绝，但却提议到临街的“玉轩”茶室去坐坐有话跟他说。

你经常到学校来玩儿吗？”我没回答他的问题，心里暗暗遗憾怎么前一年里居然没有见过他。

17岁的女孩儿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我的美貌和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们学校很多男生都在追我。可我一个都看不上。我心里的白马王子早已定了形。或是帅得像佐罗而又不乏温柔，或者深沉得像“简爱”里的罗切斯特，让人回味无穷。而同校的小男生里有谁能有这样的成熟和底蕴呢？而从王灿的深邃目光里，我看到了我心灵的归属。就这短短的几秒对视已让我坠入爱河，不可自拔。

我和王灿一边说一边走到几幅画前。我默默地看他整理东西。一幅桂林山水的油画牢牢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指着它问：“这是你画的吗？”

“对。你喜欢？”他停了手里的活站到我身边一起看那幅画。此时此刻我离他很近，他身上那股青春勃发的气息让我陶醉。

我抬头看着他的脸问：“你去过桂林？”

他笑着低头看着我，“我是桂林人。我是在这山山水水旁长大的。”

“真的？！桂林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我爸去过那里好几次，每次回来都要跟我讲桂林多么多么美，给我看他拍的照片。等放暑假，我一定要到桂林去玩儿一趟。”

“好啊，要不要让我给你当导游？”王灿开玩笑地说。

“你愿意吗？”我居然认真地追问了一句，满目渴望地看着他。

“愿意。”王灿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感受到了什么，他马上回避了我的目光，换了话题：

“方琛，你有没有跟你爸学画画？”

“没有，我爸才不教我呢。”

“谁说我不教你？”话音未落，我爸走进了画室，“琛儿，没跟人家捣乱吧？”

“没有。方教授。”王灿抢先说。

“王灿，准备得怎么样了？”我爸赞许地看着王灿。

“差不多了。”

“好。你接着忙吧。琛儿，今天作业做完了吗？走，回我办公室吧。”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跟着父亲出门前，回头望了一眼王灿。王灿正目送着我们俩，他见我回过头来，便冲我挥手微笑。

从此，王灿这个名字，和拥有这个名字的那个身影，以及和那身影紧密相连的桂林山水便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第二天放了学，我就急不可待地来到了美术学院。我没去找我爸，而是直奔第4画室。离老远我就看见第4画室的门是虚掩的，我的心开始狂跳。可我却放慢了脚步，我不想让王灿看出我的兴奋，我力图找回我的清高，找回我与生俱来的冷峻。我稍作调整后，推开了门……

一时，我的心情失落到了极点——画室里空无一人。我环视四周，发觉那幅桂林山水也不见了。我又在画室里找了一圈，还是不见那幅画。画室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几个画架和白色的帆布画板，显得毫无生气。于是我无精打采地走出画室，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盼望着能与王灿在这空无的走廊里不期而遇。可直到我出了教学楼的大门，也没见王灿的身影。回到家里，我既没心情做功课，也没胃口吃饭，我一头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里想着王灿。就这样一连两个星期，我满怀期望地冲去美院，然后又万分失落地回到家中。我知道王灿不是去写生就是去做画展了。我后悔自己怎么没在离开他前问他一句。我也知道想知道王灿的去处并不难，只要问一下老爸就可知道王灿在哪儿，他什么时候回来。可我还是忍着没有问。我不想让老爸看出我在恋爱了，而且是单相思，在思念他的学生。

老爸对我平时管教很严。他会时不时地旁敲侧击地问我和班里的哪些同学要好。有没有对哪个男生感兴趣。打探是否哪个男生在追我。他还经常嘱咐我说我现在年龄还小，思想还不成熟，不是谈恋爱的时候。现在的一时冲动做的事，或许将来会后悔一辈子。我开始还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对我这样苛严，这么怕我谈恋爱。后来从大伯那里才知道原来这都是爸爸的亲身教训。正因为爸爸当年见异思迁爱上了我妈妈，致使他当时的女朋友跳楼自杀，虽侥幸没死，可却落个高位截瘫。这个女人一直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我想爸爸之所以对我管得这么严大概是怕我落得这个女人的命运吧。

我会与他重逢在自己的家里。显然，我家今天的贵客就是我爸的这些学生们。

这时，爸爸正身着围裙和阿姨各端着一盘美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妈妈也跟在他们身后手里拿着一瓶香槟酒。看我傻傻地站在那里，爸爸招呼着我，先是把我和他的学生们互做了介绍，然后又让我帮忙摆桌子吃饭。爸爸的学生们也都帮着端盘子拿碗。王灿也在其中。大家在厨房与饭厅之间出出进进，正当我端着一摞餐碟走出厨房时，一双大手接过了我手中的碟子。我抬起了头，正迎住王灿那温柔的目光。我一时猜不透他的温柔只是对我还是对每一个女孩儿。但我知道就在那一时刻，那份温柔为我独享。

“方琛，好久不见，你好吗？”王灿的手在那摞碟子底下碰到了我的手。我没有躲开。我的手背就这样被包容在他宽厚的手掌里。王灿的手也没有因触摸到我的手而躲闪。他就这样温柔地托着我的手和我手上的那摞碟子。这是我与王灿的第一次接触。这一切是那样的美好，又是那样的隐秘，让人看起来又是那样的不经意。我用微笑回应着他的目光。我不想说什么，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我好想轻轻地告诉他我是多么爱他，想念他。

恰在这时，门铃清脆地响了两声，我只好把碟子交到王灿手里，转身去开门。随着房门的打开，一股扑鼻的香水味儿迎面而来。一个长发披肩，容貌艳丽，穿着入时的年轻女人站在门口。还没等我开口，这个女人就自来熟地看着我说：“哟，你是方琛吧？这是送你的礼物，希望你喜欢。”顺手她塞给我了一个巨型芭比娃娃。我正踌躇着不知道拿这娃娃如何是好时，妈妈在我身后热情地招呼着来客：

“孙曼曼，请进，请进。你来的正是时候。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赵教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这个叫孙曼曼的女人一边礼貌地自责一边把一盒包装十分精美的盒子递到我妈手上，“这是西湖龙井，是我刚从杭州买的，希望您喜欢。”转而她又去“孝敬”我爸：“方教授好，好久没见了，您又有新的大作了吧。”说着她把一瓶包装同样精美的酒递给我爸，包装盒上 X.O. 两个英文字母十分醒目。她还真够了解我爸妈的，

知道我妈爱喝茶，我爸好喝点酒，可她怎么不了解一下我喜欢什么？显然她送我娃娃是把我当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儿了。这让我在王灿面前很尴尬。趁人不注意，我把那个芭比扔进了门旁的壁橱。

妈妈给孙曼曼和爸爸的学生们互做着介绍。在最后正要介绍王灿时，妈妈转变了口气，“王灿就不用我介绍了。你们都是老朋友了。”妈妈随后招呼大家，“来，大家都坐吧。”

只见孙曼曼笑盈盈地走到王灿面前，双手插进王灿敞开的外衣内搂住了他的腰。

“王灿，画展做得怎么样？怎么回来后也不来个电话？”孙曼曼亲昵而娇嗔地说着。

“前天夜里才到。还没顾得上呢。”王灿任孙曼曼搂着自己的腰，微笑地回答着她。王灿的眼光依然那样柔和，他就这样和孙曼曼半依偎地轻轻交谈，然后双双地坐在了一起。我坐在王灿的斜对面。我发觉王灿再也不朝我这里看一眼，仿佛我已不存在。他或者和孙曼曼低声耳语，或者参与到其他人的谈笑中去，总之，我已被排除在他的视力范围之外。此时此刻，我嫉妒，甚至痛恨那个孙曼曼的到来。我一眨不眨地盯着王灿。我希望他能看我一眼，哪怕是瞬间目光的交流。不知是哪位提议让孙曼曼给大家唱一首歌，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响应。从妈妈刚才的介绍中我得知她是市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刚从杭州演出回来。孙曼曼看大家热情地要求着，也一下来了表现欲，于是她就大大方方地应道：“好吧，那我就给大家献上一首新歌——‘秋风里’，希望大家喜欢。”说完，只见她仅用片刻间的酝酿，那嬉笑浮华便在她脸上一扫而尽，随之换来一脸真诚。

“昨夜我们相拥在月光下，今日却要吻别在秋风里，
让我再看你的眼，再感温柔在你怀抱里。
灿烂的冬阳，丝丝的春雨，又见秋风起。
红叶飘零，河水悠悠，一展白帆起。亲爱的，那可是你，那可是你，
重归故里……”

孙曼曼深情地唱着，每当唱到动情之处，她的目光都会落到王灿脸上。